



福鼎文史資料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福鼎县委员会文史编纂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十月

第八輯

福鼎文史资料

第八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福鼎县委员会文史编纂委员会编

目 录

- 店下史话 喻捷华 (1)
福鼎城关旧社会的迎神赛会活动与赌博风习 方 东 (8)
略谈旧社会点头镇的迷信风习 朱挺光 (12)
元潭水利、风物及其十景诗章 陈海亮 (18)
漫谈花会在福鼎 陶开惠 (26)
西坑孔子后裔的传统殡礼 陶开惠 (43)
故事衍秋风 周 绥 (46)
- 育婴堂 方 东 (49)
养济院 方 东 翁世英 (52)
兴福寺兴废史略 陶开惠 (55)
太姥山摩尼宫和摩尼教源流小考 周瑞光 (61)
福鼎古桥梁之最 周 绥 (65)
浅谈福鼎县岛礁地名的渊源和方言地名
 的标准化处理 朱江萍 (75)
福鼎首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福鼎县文化馆供稿 (84)
老人桥与邱老人生平考述 陶开惠 (92)
周桐崖先生传 丁梅薰 (101)
缅怀父亲曾世清 曾一新 (103)

陈维新先生事略	马宏瑾 马世程 汪先进 喻立信	(108)
吴任先生传略	张士团	(112)
先祖陶廷秀公生平事迹	陶开惠	(119)
同时出任本省县长的四个福鼎籍人士	郑宗三	(131)
宏愿未遂的企业家——李次山	张士团	(133)
源生泰和李新圭父子	方 东	(139)
林滋秀轶事	兰 天	(148)

福鼎建县后至民国纪元前历任

知县题名录	周瑞光供稿	(154)
北洋军过境	郑宗三	(160)
福鼎诗钟小史	周瑞光 方 东	(166)
福鼎文献搜遗	周瑞光	(176)
关于福鼎拾锦源流	兰 天	(185)
长鲸搁浅秦屿港	周 绥	(192)
桐山话	蔡信雄	(195)

封面照片：南溪水库 傅克忠供稿

店下史话

喻捷华

明时店下原是海滩涂地，海潮涨时，一片汪洋。当地开山祖先喻氏宗谱纪述：明朝永乐二年（1404）始祖赵保公自湖南茶陵县浮桥头，随军南下和同旗丁、郑、邹、易、宣六姓由福宁州迁移店下十二都、二图、六甲，聚居后埕，围海垦田。喻氏宗人为首发起筑有江夏塘（喻氏属江夏郡人故围塘称江夏塘），继后从闽南各地迁来的蔡、纪、林、陈诸杂姓人丁增多，各村人民协力同心于牛矢墩筑堤建闸门，疏通河道逐步扩充继续围垦下南塘、福安塘、屿前塘、蚶岙塘、玉岐塘和七十份塘。各村人民结茅定居、围垦种稻。

嘉靖年间，倭祸为患，官民协力筑堡自卫，康熙二十年海氛平靖，人口散而复聚。其时朝廷俯恤民艰，允请钱粮报垦六年，复经三年征半。使民赖之休养生息，重振回业。

自清道光鸦片战争以后，海禁开放。国内外

商船直泊沙埕港内，店下商业因之发展。继后外地人口迁来日众，渐向山区扩展。邻近各村如罗溪周、乌岩林、王垄胡等村都是民族定居，代代相沿，繁衍生息。平原地区如清坑张、士前钱、玉岐王、下墩倪、城门仔陈、蚶岳塘林等诸姓传至今日仍是一村一姓合群聚居，经过多少年代各民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农业生产有了相当发展，时至今日使店下成为全县米粮的主要产地。

当时商业北至上海、苏杭、南至福州、香港、台湾及南洋诸岛，均有商船抵达沙埕港往来经商。使店下各村的农副产品、土特产每年外销数量不少，其中尤以粮食、茶叶、烟、麻、蛋品较为大宗。洋货舶来品洋油、洋布充斥市场，商业发展，盛极一时。

当时比较著名的殷商富户有喻、李、王、张各大族，开设茶馆，经营茶叶，规模颇大。资金比较雄厚的有喻厝秋记、福记、李厝魁记等六七家，这些大户人家有丰腴的田产，而又兼营商业，多數经营茶叶发家，宅舍栉比，富甲乡里，子弟进学中式，远近闻名。这些大户每年从福州汇来茶银上千累万，使小小一个店下镇，开设布庄、染坊、酒肆、米铺、药材、南北京果的不下数十家，

每天肩挑小贩、鱼鲜、贝类、野味、蔬菜、柴炭、木材、毛竹几百担，熙熙攘攘，市容颇为繁荣。

(二)

道光以后的店下经济比较发达，民间娱乐活动也比较活跃。但这些民间的娱乐活动往往是借助封建迷信开展起来的，与封建迷信结缘极深。

本地玉屿境喻氏祖先建的娘娘宫较早，称为“旧宫”。客家杂姓珠峰境较迟建的大帝宫称为“新宫”。两境之民，每逢佛诞圣节之期，互请社戏赛台，这一创举热闹非凡。

每逢节期各地赶集小贩，八方云集。家家户户宴请宾客，沿街张挂布幔，遮天蔽日。烟馆赌场更是拥挤不堪。菜馆食铺生意兴隆。这些节期比较著名的尤以春节大闹元宵三天，从旧历正月十三日开始至十五日，入夜星月交辉，处处烟火鞭炮不绝，当地的‘玉屿’和‘珠峰’两境村民抬着顺天圣母和五显大帝的神像游街。大人们背着小孩跟着神轿后面提着各种纸糊的彩灯，争艳斗奇，五彩夺目。沿街户户烧香点烛膜拜求嗣，各村妇孺老少争来观看这一盛况，小小街坊，万头攒动，填衢塞巷。这时各村好乐者组织的有玉岐马

灯、屿前鱼灯、店下台阁，加上扮灶君灶婆抬着火鼎，一边煽火，一边打诨，戏谑俚言，雅俗共赏。引得小孩妇女捧腹大笑。马灯过后，又是鱼灯，还有扮落地戏的，各种节目，过了一阵，又是一阵。使人目不暇接。此时满街红男绿女摩肩擦背，遍地烟火，到处是喧闹声、锣鼓声，乐队奏着“十锦”，声乐悠扬，还有大锣大鼓前头开道。两边店户烟花对射，一路香亭，香烟缭绕。小孩妇女尽情欢笑，直闹到深夜才罢，元宵三天过后，家家户户又是送神，父老们催促年青人早耕，新的一年又开始了。

但在一年之中，每逢赶集日期如屿前的“三月三”溪美的“六月六”，店下的“四月八”，同样是热闹非常，尤其是店下的“四月八”更是名闻遐迩，空前热闹。街上到处是摊点林立，琳琅满目，任人选购。各地赶来走江湖的如耍猴戏、变魔术、弄枪棒、买丸药、抽西门镜的应有尽有，围观者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珠峰境的大帝宫之内宫鼓雷鸣，焚香烧烛，地方头人沐浴斋戒，将五显大帝神像装扮一新，由神轿抬到街中安座。全街市民户户焚香顶礼膜拜，十字街中，高搭戏台，演戏敬神，宫内的黑白

二无常（俗称高爷、倭爷）披发散肩，吐舌瞪目，煞是吓人。高爷手摆白扇、倭爷打着小锣，蹒跚游街，一高一低，到处赶人，惹得妇孺坠簪失鞋，惊怖异常。这种举动，说是驱鬼预保太平丰年之意。

“四月八”一过，不满一个月端阳节又来了，家家包粽，门垂蒲艾。端阳节中午一餐是十分丰盛的，小孩挂香袋，人人喝雄黄酒除秽气，午饭用过，骄阳当空，一片晴朗，河上水气腾腾。潮水平了，牛矢墩拽开闸门，两条龙舟鱼贯划入内河，这时河岸两边水浮莲花盛开，异彩纷呈，蔚为奇观。天上蜻蜓聚群飞翔。白鹭鸶在碧绿的田中觅食。各村男女争先恐后站在塘堤上，观者如堵。两条龙舟在“龙船环”競渡，飞桨前进，水花四溅。塘堤上的助威声和船中的呐喊声，浑成一片，划到新宫边靠岸了，大帝宫中擂鼓迎接，划手们都到宫内烧香敬神，宫内整齐地摆设着香案，太师椅上覆盖着椅幔，神案上摆着供果，这时从人群中忽然跳出两个神汉，脱光衣服，拱手迎入宫内，在太师椅上坐定，伊伊呀呀讲着神话，观其模样十分谦恭有礼，据说这是店下大帝爷，迎接龙庵大帝爷，快落潮了，这两个神

汉，一前一后送上河岸，登上龙舟又划走了，人群也散了，人流淹没在苍茫的暮靄之中。

六月以后，偌大的一个店下洋，没有一条沟渠抗旱能力能够支持一个月，天旱一个多月河水干涸了，洋田一片龟裂，眼见稻苗一天天枯萎下去，农民忧心如焚，只盼老天下雨，这时地方头人又是求助神灵，抬出奶娘妈行江求雨，他们向地方商户和好善人家捐募一些钱款，请来巫师、道士扮成顺天圣母，穿上一身白衣，手提龙角，坐在神轿中游境。道士们沿途念唱到岩洞请水，每个头人身穿白长衫头戴草圈三步一跪跟着游村，口念“祈求甘雨，保济万民”。每到一村叠起三层桌和五层桌由巫师手提龙角，身穿巫衣，一层一层爬上去，在上边以一半脚掌踩着桌沿，吹起龙角，登高作法祈求甘雨。每过一村，跟的人群越来越多，从坑门出发一直游到岙尾，最后回到城头宫安座，每天由头人行香致供一直到天变下雨，这场求雨的戏才算收场。大旱过后，转眼八九月秋凉之时，正逢上梭子蟹发海，村人多有生吃习惯，闹肚子病和吐泻霍乱，一时从沿海秦屿、黄岐一带传染过来，这时到处谣传海上碰到挂号灯的瘟船，又要运走多少人，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于是大帝宫内漏夜擂起宫鼓，神汉跳童，五显大帝显灵又要出巡游境，全村人斋戒吃素，沿街打扫卫生，不准鱼鲜入城，五显大帝的神童坐刀轿，家家户户扬幡举帜，一村游一村，最后将纸船送到海边烧掉将瘟神送走。说也奇怪，霍乱是停止了，不是神灵保佑，实是吃素禁鲜打扫卫生起了作用。于是村民愈加笃信大帝爷。接着秋收过后，天气骤冷，乙型脑炎流行、小儿患的多半是急惊风，入夜以后，到处听到社鼓咚咚之声，又是谁家请巫师驱鬼了。到了腊冬之时，到处大挂“花会”，人们夜夜请神求签，倾家荡产，孤注一掷，每年卖妻鬻子，上吊跳水寻自尽的不少人，真是迷信害人不浅。

(三)

回忆旧社会，神、鬼迷信就是人们的精神枷锁套住农民脖子，那时医学卫生条件差，技术落后，一遇天灾人祸，人们在绝望之余只好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神明保佑，求得精神上的慰藉，一年的劳动所得就这样被虚耗光了，眼见农村破产，一代不如一代，这种封建迷信的恶俗，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

福鼎城关旧社会的迎神赛会

活动与赌博风习

方 东

福鼎城乡，解放前封建迷信之风极盛，每逢神诞，例应演戏谢神，借此机会，公开聚众赌博，俗称会市。间有扛抬神像，巡街、巡洋、巡村，一连活动几天，场面盛大热烈。一些赌棍戏迷，成年累月地赶会市、跟戏子、参加赌博，不务正业，优游卒岁。

在城关，除每年春节期间，例有龙灯、跷、杠等正当娱乐活动之外，赌禁也开放到农历二月初二，过此，只能转明为暗，不许开设赌摊。一年之中，神诞频烦，农历三月廿三为马祖诞，一般演戏三至五天，费用除宫租开支外，另由船户凑集；农历四月初八，三元宫做功德、放生，规模盛大，但不演剧；亭仔下泗洲佛（原址在今干部招待所）则于初八日起演戏谢神三至五天；六月初六日为杨府圣诞，按例杨府爷不看溪岗戏，

每年都在杨府爷宫（在今气象站）单独演戏谢神。

最热闹的是七、八月间的溪岗戏，以神隍爷为主，由大帝爷、关帝爷、五帝爷、奶娘妈、马祖婆、将军爷等七位神祇抬出软身神像，坐在銮驾里，前往溪岗神台观剧，地主爷没有软身，只把香炉抬去。这些神像出宫时，第一天先要游街一趟，大帝爷和神隍爷还要巡洋，尤其是神隍爷排场大，前面是全副执事牌，接着一队八将，然后是黑、白无常（俗称七、八爷）跳跃前进，背后跟着六曹的六乘轿子，四个判官、牛头、马面，扮黑白阴阳脸的土地公也有两乘轿子，土地公轿边有两个童子，最后皂隶多人，一路哎、哟地喝道，威风凛凛，阴森可怕。另外，还有一路递呈文书的专人，此人可沿街要酒喝，各铺户都会满足他。八庙菩萨依次在溪岗观戏，其中七位都是三天回銮，只有大帝爷，因为寺产多，财力雄厚，多出两天戏金，观看五天回宫。因此，溪岗戏一演就是二十六天，加上请来的戏班，落地、谢神义演两天，共为二十八天，城关居民，差不多整月在狂欢中度过。

溪岗戏开支，除八庙公产负担外，还有赌博

场租、摊点棚租收入，赌场承租人取得聚赌特权；摊棚租给小食铺、包楼、茶馆等使用。此外，在神隍出巡时，还有许多祈福许愿的善男信女，披麻戴孝，颈项钉上木枷，跟在菩萨后面，沿街行走，他（她）们是为长辈报孝，祈求消灾赐福的，也要缴纳一定香金，表示输诚许愿。除此之外，就由首事集资，北门资力雄厚，由24家鱼行及京果商店老板负责，每年以掷筊方式，卜定八人当值。抬轿脚夫，则由近郊农民义务出工，如将军爷和通天圣母（奶娘妈）由菜园里群众抬，大帝爷由溪岗农民抬，关帝爷则由肖家坝农民抬，这些脚夫只供点心，不要酬劳。就是这样，一年迎神费用，仅城关一地，大抵已不少于万元。

神隍庙还供奉七对无常（七、八爷），各有堂号，由善男信女供奉，这七个堂号，老人能记忆的有长生、庆寿、庆延、保寿、保英等五堂，各堂另有公产。七对无常中的六对，安放在神隍庙内，另有一对摆在地主庙。

解放前，除了春节期间和迎神演戏时，聚众赌博，基本公开并视为合法外，另一个高峰期是在旧历年关，城乡花会流行，赌场林立，城关由

近郊的库口开始，逐步转移到镇边、麻坑里、溪岗等处，多时每天上、下午两楼，赌头闻名遐迩者有施鼎五、李朋秀等。大楼之外，巴仔桌林立，他们也接受押户，押得多的可转给大楼，输赢有限。这种赌博活动，参与人数很多，尤其是家庭妇女，他（她）们没日没夜地求神问卜，在神庙，在家里，甚至深入荒山旷野，请神跳童、扶乩抽签，请啄姑、粪斗神，也有头顶铺有花会名单的米筛，一路跪拜求号（要求菩萨在花会单上出示记号），形形色色，不胜枚举，折腾个把月，年关已届，百业荒废，债台高筑，卖妻鬻子者有之，破家荡产者有之，负债逃亡者有之，上吊投河亦有之，妇女典卖钗环衣物以供赌资者，更是家常便饭，为害之深，不可胜言。

略谈旧社会点头镇的迷信风习

朱挺光

《福鼎文史资料》第四辑中，笔者曾以《漫话点头镇》为题，报导了一些史实，而今一瞬又过四年。鉴于近年来，迷信赌博之风，日盛一日，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因就点头镇在旧社会的迷信恶习，写成本文，留下史料，以昭鉴戒。

点头为福鼎重镇，依山面海，交通发达，物产丰富，有“鱼米之乡”的称号。全镇人口四千多人，迷信色彩，十分浓厚。按地形和人口分布情况，习惯地分为四境：

街头属长兴境，供奉之神，以泗洲佛为主。相传原有石身佛像一尊，系自土中掘得，当地人信为真神，因就原地建造泗洲佛亭，凡三次修葺，至今保持完好，亭柱题联云：

泗出同源，辰山原一脉；洲分各异。香国演三车。

街尾属会龙境，原有杨府爷宫和临水宫两座神庙，规模宏大，历经兴废，现改建医院和学

校。传在建庙之前，两处都是良田，为某翁所有，当地头人拟辟为宫址，向某翁求售未果，乃阴生一计，遣人把镌有杨府爷及临水宫字样的香炉，分埋桥头两侧田中，翌年春耕时发现，遂大造其谣，指该田本系宫址，日久淹废，利用迷信思想，向某翁施加压力，迫其将整片田地施舍出来，除建宫外，余者亦作庙产，悉供神用。

横街属长春境，供奉华光大帝，谣传其香炉从远方飞来，夹在树叉上，因而就地建庙。

海乾下属永丰境，有南朝大王和马祖娘娘两座神庙，据传原有两庙香炉都是随着潮水涌进来的，潮落时发现于海滨，居民自感惊奇，信为神来栖止，复鉴于各境都有神庙，不甘落后，也建成两座宫宇。

各境神祇，都是来自香炉，愚昧者深信不疑，明知有诈的人也不敢妄加议论，免惹是非。于是求神许愿之风大炽，谢神演戏之风日盛。四境互相攀比，谁也不甘落后，经常连台公演时达一两个月之久，尤以六、七月间为甚。

倘遇旱涝、瘟疫等灾异，不惜人力财力，四境神祇，全部出巡，城隍皂隶，大显灵圣，七爷八爷，一路踉跄，结队游行，交通为阻。或求来